

總

636

543

部 =

7940

= 28



昭忠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昭忠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南宋末忠節事蹟故以昭忠名篇自紹定辛卯元兵克馬嶺堡總管田璵等死節迄於國亡殉義之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詳其詞義蓋宋遺民之所作也每條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記其死難事實於後其文閒有詳略而大都確實可據以宋史忠義傳互相校核其爲史所失載者甚多卽史傳所有亦往往與此書參錯不合如紹定辛卯西和州殉難之陳寅宋史亦有傳而其同死之守將楊銳則史竟失載其戰沒事且譌其姓爲王銳又宋史林空齋傳以空齋爲林同之子考此書方知卽

同之號史又誤以劉同子爲劉同祖併失載其被執自
縊及其妻殉節等事凡此皆當以是書爲得實又張世
傑在崖山及謝枋得被徵事所載亦比諸書爲詳考袁
桷清容居士集蘇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時採訪
遺書之目不載此名孔齊至正直記所列修史應採諸
書亦無此名知元時但民間傳錄未嘗上送史館故至
正間纂修諸臣無由見也此本乃舊傳抄帙文字亦間
有譌脫而大略尙可考見謹著之於錄庶一代忠臣義
士未發之幽光復得以彰顯於世且俾讀宋史者亦可
藉以考正其疎略焉

昭忠錄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金山鎮熙神錫之校

田璠 忠義總管

李實 鳳州知州

張度 鳳州通判

張叔寅 鳳州教授

紹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興元府邊面乘無關入境十
八日闖鳳州至馬嶺堡忠義總管田璠以兵二千駐堡鏖戰
數日援絕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實通判張度教
授張叔寅死之

陳寅 西和州知州

楊銳守將

紹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元兵入西和州初楊銳為摧鋒統領制千兵戍守與陳寅率兵民憑城死戰俘殺甚多西和削山為基四面陡絕獨水門一路有夔將官劉卓挾小忿踰城以水門降元兵乃併力攻陷寅與其家四十口自鳩死銳率諸將力戰死寅先籍城中三十七萬九千單八口告急制司求援至是盡殲焉

楊起 西州知州

王友仲 西州通判

紹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元兵至青野原都統張宣以兵二千守之部將焉擇偽降誘殺大將蘇布罕遂拔營去二十日

攻西州都統知州楊起戰死通判王友仲死之西州

全貫 步將

董鵬飛 階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逼文州聲言報花石峽之役都統曹友聞遣步將全貫往援戰歿詣朝自文合兵攻階州被圍援絕知州董鵬飛拒戰十二月二十日城破鵬飛全家死之元兵屠其城

時當可 天水知軍

陳瑀 西和總管

端平丙申制司檄時當可知天水軍自大安提兵度關之官三月十九日趨麥山積山擣北寨斬首數千級翼日元兵乘

其跋涉初至擁眾追躡當可力戰死兵盡沒夏四月元兵至同慶西和州總管陳瑀提兵巡屯遇元兵於赤萊谷力戰不敵亦死當可字文舉天水士人也與曹友聞相得從友聞軍屢立功智數膽略友聞常謂不如尤輕財得賞賜均與戰士死之日妻子赤立瑀字伯玉西和貢士也累戰有功軍民惜之

曹友聞 都統

張宣 都統

曹萬

劉孝全

夏用

王漢臣

呂嗣宗

王畏 俱友聞部下將

曹友聞同慶粟里人也擢丙戌第為天水軍教授以功名自任制司命招忠義就以為總管所部皆兩界亡命及武仙汪世顯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歸附者敵甚畏之目為短曹遍身膽友聞遂以遍身膽為旗號每戰勝即分其家貲以賞丙申秋八月二太子及塔海元帥以精兵五十萬於初三日入大散關友聞議堅守沔州無合四川忠義赴沔州制司連檄友聞屯大安友聞不可督以軍令友聞嘆曰武林出奇前既失機沔陽堅守今又掣肘以此誤蜀蜀必亡吾與俱亡

明史紀事本末
三
矣九月九日不得已離沔赴大安十六日至謀於諸將曰前
日沔州主客勢殊故元兵月餘不敢動其計謀欲誘我也制
司已墮其術沔州既不守敵已得志大安平坦且夕必併兵
至若與之戰衆寡不敵止有雞冠山一堡可守然無糧無水
諸君能堅守五日乎諸將曰若堅壁不戰何止五日但恐糧
盡友聞曰今日見兵二萬以一萬付汝等守此山而自帶一
萬出奇彼止謂我在堡上必來攻汝等逆折其鋒佯敗入堡
我決乘夜擣其背以兩聲鼓爲號聞聲則出內外夾擊又令
大開陽平關以誘敵營內不立旗幟炊烟不出雞犬不聲二
十日元兵至十八里二十一日友聞入教場選精兵健將皆
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義七千人兩戎司兵七百人夜一鼓

後由大安渡江真經七篙隄逆上三百餘里復渡江面幹來
劉溪黑水一帶谷道出敵背退伏二十二日元兵節次至先
有哨馬至見關門開無人徑入伏兵斬之大隊繼至曹萬劉
孝全麾兵戰關外自辰至未元兵敗績日暮萬等斂兵駐雞
冠山元兵環堡擣斬排木數層圍之二十七日友聞探知元
兵已掠大安令諸軍束裝戒諸將曰我曹家一軍累年忠赤
報國聲撼秦隴今與汝等在敵之背正欲出敵不意用奇制
勝且北兵今號百萬爲攻蜀計諸君食君之祿用民之財正
宜奮發忠勇立功上報國家下報蜀民大丈夫當於死中求
富貴先鋒夏用可提兵奮入陽平關直趨北營王漢臣呂嗣
宗可提兵分頭入左右隘奪隘口入關統制王畏可專駐陽

平關外捉敗馬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今提萬人謂之夜
戰各帶白搭膊以全勝二字爲號再三告戒訖遂進行二十
里少憩值暴雨如注索途冥行嗣宗謂友聞曰今大風雨不
息人馬疲乏不若在此待明朝友聞曰雞冠山無糧無水無
城初約五日今已十八日此山一破技無所施雖大風雨機
會豈可失也至水牛嶺分三道入北營轉戰至晚破數十營
直入陽平關北兵備內不備外又以兩作盡歸擅帳殺死十
數萬雞冠山之兵聞鼓聲出堡夾擊轉戰至回回寨二太子
欲取韓溪路走會天大明分騎爲百十隊更迭馳突鏖戰二
十八日午未間友聞馬中數箭步騎五六百人諸將曰軍雖
戰沒然殺敵亦過半將軍曷若突圍而出以圖後舉將軍身

在敵決不敢入蜀友聞乃率餘騎突陣而出敵俱披靡至酉
戌時友聞中流矢下馬步鬪死之夏用等諸將皆戰死曹萬
僅存五百餘人入堡謂劉孝全曰兄旣亡兵且堅守此堡猶
可制敵然卽日無糧與其坐而待亡孰若突陣而出可則可
不然與兄俱亡二十九日黎明率諸將轉戰至龍門萬孝全
俱死之張宣守七里堡面中兩矢亦死曹兵苦戰制司遠遜
竟不遣援三泉之下白骨山積元兵不意友聞死盤旋大安
搜戰地三日得遍身膽旗及其屍然後舉手加額平明入蜀
矣制司嘗旌以旗曰元戎卻敵世間有教授提兵天下無每
戰揭之前驅友聞前與元兵戰于花石峽獲捷

王

翊

制司參議

元兵既滅曹兵遂破閬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
至懷安軍金堂縣哨馬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識兵革制司
丁黼昏庸無謀哨馬至閬猶晏然十八日巳時哨至漢川牟
池鎮鐵騎三百申時至成都城北駟馬橋城中忽聞有軍至
疑是潰兵元兵沿城至大東門徑當城十九日元兵往來城
內居民皆縱觀及晚五巷內南角數人擒殺一騎民間始知
是元兵市人或執梃與馳或以几卓欄截街巷元兵復出屯
城外二十日巳午時再入城居民皆閉門有舉家身縊者有
舉家自焚者制司丁黼與甥王茶幹徐監倉遁微服至南門
假道石筍觀音院哨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屬俱遁惟制
司參議王翊及僚屬二人召軍民立賞格與共擊北兵二十

四日元兵步騎十萬至成都入自東門二太子坐府衙文明
廳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龜實伍盤中按五方五龜動不止卜
者曰民心不歸成都是四絕死地若住不過二世不若血洗
而去二太子大書火殺二字城中百姓無得免者火光照百
里火逼制參王翊公裳秉笏堅坐兵士何龍扶至府衙東所
避火元兵問是何人翊曰小官食君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
餘責可急殺我又問何以不去也曰願與此城同死元兵相
語曰忠臣也令人守之戒勿逼二十六日府治火龍又扶翊
至柳堤赴井死

劉銳權知文州

趙汝薌文州通判

劉同哥 銳之子

元兵攻文州權州劉銳通判趙汝薈激勵軍民八千堅守自
九月十九日晝夜接戰五十餘城無水仰給江流元兵別浚
江道移向南山城中水絕人馬渴死過半有興元都統陳昱
以過拘文城夜踰城出降告以虛實攻益急銳自度不免夜
集家人盡飲以藥聚屍及金帛誥命焚之銳家素有禮少子
同哥纔六歲銳所鍾愛飲藥時同哥猶在抱下拜而受之左
右大慟銳與長子及餘兵皆渴悶僵立不能行銳自殺汝薈
突圍被執斃殺之城破餘兵皆奮空拳巷戰死被圍七十五
日軍民死者五萬餘

范辰孫 綿州知州

李大全 簡州知州

史顯孫 懷安知軍

劉當可 漢州權州通判

趙太保 宗室

邵復 漢州節制

羅由 漢州知錄

袁拱辰 教授

羅君文 知縣

元兵分哨入簡州知州李大全死知懷安軍史顯孫避于簡
亦死元兵至漢州通判權州劉當可與一宗室太保率民兵
城守太保出城往羅山謁賀靖借兵歸遇元兵見殺遂破城

而血洗焚蕩死者十餘萬家當可與節制邵復知錄羅由
教授袁拱辰知縣羅君文皆遇害知縣州范辰孫亦死

和彥威 金州守臣

楊福興 統制

汪統制 前軍

和彥威守金州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時遣兵守饒風關不攻
而過彥威與忠順軍統制張珍謀擣其虛十一月提兵五千
從金州箐口十八谷徑詣長安襲其家計寨是年元兵至成
都不久駐者以彥威牽制也及元兵自鳳州出彥威始由上
路歸其後諸州殘破彥威提孤軍守孤城外絕救援而堅壁
屹立北軍數攻饒風不下乃自箐口幹腹明年六月大隊從

谷中奄至百道攻城彥威死之金口陷謀窺開達下瞿塘夔
州路安撫盧普集兵命李安國節制諸軍分守雲安白帝等
關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自州後臥龍山穴至白崖統制楊
福興戰不利普及安國遁福興再戰敗績所部止三千殺傷
相當收兵入關元兵四面蹙之前軍汪統制戰沒西門餘兵
止三百人福興猶戰不已援不至死之兵皆沒

何進 都統

張珍 都統

王誥 統制

王侃 統制

呼延棫 統制

王履正 制置使

紹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攻大安都統何進開關以戰殺北馬七百餘勵兵再戰忽望山後狼烟數通元兵自龍門由馬家陵幹腹已越大安四十餘里進急分兵防遏至新灘兵寡不敵進及統制王誥王侃呼延棫皆死戊戌冬都統張珍隨制置使王履正行邊入縣州十月十七日走彭州之竹溪元兵進襲逼甚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自將五百人陣于谷陰北騎五百衝其陣珍弓矢齊發引騎趨谷陰伏發錯愕珍呼曰我是張憨子可急投降不降更何處走麾兵薄之元兵遂劔珍雖捷而元兵追襲不已再戰於導江履正已度珍爲後拒三日糧絕力倦急引兵趨橋橋已斷乃入茂州界

險隘失援軍不成列又戰于牛溪橋威我關珍死之部將孫棟收散卒屯汝川什存三

李冲 同慶知府

尹震 教

趙章 統制

張慶 統制

張憶牧 知府

趙拱實 主管文字

王朝 總管財賦

何充 黎平通判

渠師

石戴

俱邛徠部

秦忠孝

都統

田廣安

都統

鮮于渭

施州知州

紹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兵入同慶府知府李冲教授尹震死之二十五日攻殺金坪統制趙章戰死端平乙未八月十五日統制跛慶戰死於河池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元兵至嘉定府知府張憶收全家死元兵至遂寧府轉司主管文字趙拱實死四川總領財賦王朝被執死戊戌冬十月十八日元兵至黎平通判何充不屈死邛徠部渠師石戴以千兵與元兵戰歿己亥正月十五哨馬至成都城外都統秦

忠孝田廣安引所部至遂前慶戰軍士死者萬人忠孝父子皆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元兵至施州知州鮮于渭被執死

陳隆之

四川制使

蒲東印

制司參議

蒲東實

隆州知州

嘉熙辛丑冬元帥禿薛以兵攻成都制使陳隆之嬰城固守元兵苦攻不克欲退而都統田世顯開大安門元兵遂入執隆之先殺其家制司參議蒲東印而下死者十數人執隆之至漢州俾招都統王夔而隆之止書城破被執四字示之呼夔勉力堅守禿薛大怒手刺殺之事聞贈待制立廟推恩族屬以爲嗣知隆州蒲東實被執不屈死

陳元桂 臨江軍守臣

趙孟濟 清江知縣

開慶己未元兵至臨江軍制置使徐敏子寓閩金鳳洲擁妓王妙日酣飲以兵少辭不迎遏哨漸近士民恃敏子不遷避郡無城列木爲柵哨騎將至知軍陳元桂坐城門飛矢墜前衆勸其少避不從俄而元兵至中飛矢而死事聞特轉元桂五官贈寶章閣待制立廟賜諡正節賜錢十萬助葬官其二子制司近隔一水終不調兵士民趨浮橋將依金鳳洲敏子已斷橋自保迭擁入水死者十數萬人厥後敏子貶死封州清江知孫趙孟濟亦死於賊

黃仲文 總統

廉節 保義郎

景定辛酉六月都統知瀘州劉整以瀘降北人稱整曰賽存孝翼日卽除湖北副總管總統援蜀諸軍黃仲文有衆三千戍瀘衆欲乘未定奪舟東走整誅之曰以俞興兵故侈拜與公無傷也事定當厚禮遣公翼日整乃分散其兵誘使降仲文大罵不屈整殺之保義郎廉節奉制檄糴麥於瀘不降遇害事聞仲文贈五顯郎除致仕恩澤外更與一子恩澤節贈忠訓郎與一子進武校尉

許彪孫 觀使

許彪孫簡州人狀元奕子也罷郡奉祠祿寓居瀘城人稱許觀使劉整使修降表誘之降彪孫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

家由少而長自絞死贈中奉大夫直祕閣除致仕恩澤外再與一子恩澤諡介節立廟

張桂 都統

金文德 都統

制置俞興都統張桂金文德等收復兵逼城整出兵江山大戰敗走逐北至城門僅得入氣息垂絕興弗知不乘勝奪門乃以日暮收兵明日整乘城拒守乞紐憐濟師乘興復圍城城中勢甚窮促而元兵來援八月摘圍城兵命都統屯達晨往迎敵逮午復摘東門圍城卒往助易他卒補缺更替未定間整登城見而悟亟命勇士從暗門突東圍始維百十卒繼乃大至衝興師大潰興得小舟奔南岸黃市還重慶達聞敗

亦遁附馬尾渡江士卒擁溺者十八九流屍蔽江而下惟桂文德力戰不敵死之桂嘗守老鼠隘軍中號曰老鼠張桂誓取整一日整令呼曰吾今日放猫捕矣桂以氣吞整不戒果遇害事聞贈桂容州觀察使文德復州團練使

張順 都統制

元兵圍襄陽五年闢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原於均房於彼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急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壬申夏五月漢水方生發舟百艘每舟載卒三十鹽一袋布二百疋及也

物以二十二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以紅燈籠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舟布滿江面無隙可乘衆乘銳凡斷鐵纜攢杙數百元兵迎敵近南船躍入竟墮水中溺死萬計轉戰百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增氣及收軍獨失主將張順越數日有浮屍沂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大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都統制

張貴既入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圍益密鹿門山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士遇椿及柵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夾擊刻日既定以七月七日別文煥東下登舟點視所部軍失去帳前親隨一人乃宿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急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度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數萬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師也蓋郢兵前二三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

之報遂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既不爲備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鎗力不支爲元兵所執不屈死乃命所降卒四人昇屍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處立雙廟祀之以比于張巡許遠

牛富

都統制

范天順

都統制

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襄陽帥臣呂文煥以城降右武功大夫馬軍統制牛富守樊有功樊破守襄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以首觸柱數四投身火中死後贈靜江承宣使賜諡忠烈妻胡氏封郡夫人三子各予恩澤居鄂武功大夫

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肯降便死也做箇忠義鬼乃就所守地分自縊死後贈定江軍承宣使賜諡忠愍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二子予恩澤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頃居黃

邊居誼

提舉官

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沙洋新城守將黃順踰城出降二十七日屠其城提舉官邊居誼死之時居誼呼其儔張弓箭同發應絃而斃後傳爲神

趙卯發

昌州人池州通判

雍氏

發妻

德祐乙亥春二月元兵至池州通判權州趙卯發嬰城守禦

度不能支有弟在他州卯發裂衣書一詩寄之曰城池不高深無財又無兵惟有死報國來生作弟兄又題于壁曰國不可負城難以降夫婦俱死節義成雙遂與其妻雍氏俱縊初六日武將張琳以城降丞相巴延命琳於公帑內支錢買棺斂葬作佛事以表之琳尋見殺

唐震

饒州守臣

元兵至饒州通判縱妓女迎焉將佐聚飲野寺止妓宿詰旦妓歸言曰昨所迎非真北人其言語舉止皆南人也豈姦黠作飾爲盜邪郡守唐震謀勦之兵遂出元兵亦衝入城城內亂震避于州治之後圃爲元兵所執命之降不屈遇害有以醬瓿覆其屍於州治之廡下者元兵據城後戒毋擄掠唯敷

派撒花銀輸官江東提刑黃大任言敵勢鴟張如鄂如江州南康則賣降如寧國府守臣趙興則棄城遠遁獨饒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昨得判官鄔崇節報知爲北兵所害已下本州如法官斂安葬乞行褒贈通判萬道同輕徇迎降乞行追勒於是贈震華文閣待制賜諡立廟二子與京官恩澤道同追三官勒停有司具衣冠斂震于其肘得州印云

江萬里

丞相

江萬頃

南劔州知州

元兵之下饒城也前丞相江萬里家城內聞變于其家止水亭前池內赴水死之闔門悉受屠戮弟萬頃前知南劔州亦遇害後贈萬里太傅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文忠

趙崇源 宗室

汪立信 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

襄陽之受圍也汪立信帥湖南貽書賈平章陳三策一謂內地兵多無所用宜盡抽摘可五六十萬起赴江北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各設都統江面七千里諸屯相望設大藩府二以督之急則上下流互相應援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而勢成雖進亦可二謂久紮北使郝經何益不如遣使送之北歸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勢亦固江南之生兵日益禍少紓矣三謂若此二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蓋欲激賈似道行前二策也似道見書怒罵瞎賊敢爾妄語蓋立信目眚故云襄失以立信鎮江陵未幾

召爲刑部尙書不拜元兵渡江起爲端明殿學士沿江招討使立信知國事已去以其家囑愛將金明時兩淮猶能固守立信渡江趨淮會似道出督師相遇江上撫立信背泣曰端明端明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道一語不得矣似道問何往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潔地欲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爾遂抵高郵寓高步亭丞相巴延入建康駐立信宅有告立信嘗獻三策者巴驚嘆謂江南有人若用其言吾安得至此因厚待其家議遣使迎立信歸金明不敢泄所寓密价至高郵以報立信拊掌笑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大慟而卒蓋乙亥二月廿有一日云

文天祥 丞相信國公

杜澣

尹玉

鞏信

趙時賞

張汴

劉洙

繆朝宗

孫棨

陳龍復

蕭明哲

彭震龍

蕭燾夫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人寶祐丙辰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一累仕至湖南提刑遷知贛州元兵渡江天祥首張榜檄子揚諸呂罪狀糾合義勇期入衛君父卓為四方勤王之倡除江西安撫兼提刑乙亥春也天祥召募應者雲合夏四月有祖母喪解官治葬起復趨入衛提其兵以行戈甲精明號令嚴肅未出境遽留屯隆興天祥抗章言軍士踴躍願赴國難為勤王也奉詔留屯大沮士氣乞如前詔赴闕久乃許之八月至行在所駐兵西湖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江西安撫使知平江府陸辭乞斬賈似道費鼓冬十月九日領兵

赴鎮元兵已圍劉師勇於常州亟遣兵五千救之二十七日戰於五木敗績贛將尹玉死之師勇單騎突圍走常州下廣德軍繼下安吉危獨松千秋二關俱震京畿危急趣天祥入衛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平江既至拜疏自劾以所部州降陷也請誅斥詔不允令疾速督府議軍事進資政殿學士陞制置安撫大使令制司餘杭守獨松關明年丙子正月三日兼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闕陳大計不得見所部聚富陽以俟十八日丞相巴延營于皇亭山十九日早以天祥爲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會使轍交馳北師約當國大臣相見執政侍從聚左相吳堅府交贊天祥一行天祥見奉信無留者欲往覘虛實歸而謀焉乃辭相不拜二十日以資政殿學士出使見

丞相巴延元帥唆都天祥曰講解一事前丞相首尾非予所知今太皇太后以予爲相予不敢拜故來軍前商量巴延曰丞相來勾當大事言甚善天祥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所在北朝欲以爲與國乎抑欲毀其宗廟社稷乎二帥以詔旨爲辭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嘉興俟講解之說聞奏北兵待區處何如辯難甚至天祥曰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也巴延憤語侵天祥天祥曰予爲南朝狀元宰相止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乃羈縻天祥不使復還明日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巴等以國降天祥遂前責巴延失信留使又詬斥呂文煥

引敵陷國并斥其姪師孟負國所募兵在富陽者潰而西歸
二月八日堅等以祈請使赴北併驅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鎮
江用其客杜濬計得逸與從者鞏信尹玉趙時賞張汴劉洙
繆朝宗孫臬陳龍復蕭明哲彭震龍蕭燾夫十二人以晦日
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真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興復天
祥喜甚爲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
述脫回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真州賺城謂天祥爲北用使
諭再成決無宰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
不以矢石攻之乃開門放入邪意使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
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濬徬徨無所
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攜行李還天祥

衛送出境且覘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惱固叩其所
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
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
我尙欲連兵以圖興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
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贈以金而別夜徑北戍銜枚疾
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旣前復卻風露淒清鼓角悲
慘四更澣曰李公必不見信徒爲矢石所陷不如趨高郵從
通判渡海歸江南或遇二王伸報國志徒死此無益也將曉
聞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詭行間關險阻閏二月至通州航
海至浙東至台州夏四月至瑞安五月益王登極于福州召
天祥六月六日至授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

路軍馬與陳宜中並相首責宜中當奉兩宮與二王同奔奈何棄其所重宜中慚嘿又數誚其法懦紀綱不立權威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宜中不樂見大將張世傑問兵數多少世傑以所部對天祥嘆曰公軍在此矣朝廷大軍何在世傑亦不樂天祥乃議宜規恢江西七月四日發行在所十三日至南劔募兵冬十一月入汀瞰贛十二月初命招討趙時賞以兵三千復贛之寧都縣千戶趙潛以兵自建昌至時賞走寧都復陷千戶關某鎮撫孔遵以二十九日率師至明年丁丑春正月元兵向汀天祥命江西提刑趙孟深領兵收復屯寧都城外不戰而退天祥退屯漳州龍巖縣三月屯梅州夏五月復贛之零都縣六月進據興國縣遣兵攻贛

不利七月元江西宣慰李恒統師至乃分將援贛走孟深于贛城下恒以兵擣興國襲天祥窮追四百餘里八月十七日至空坑天祥敗執其夫人歐陽氏及一子二女及趙時賞孫桌等天祥竄榛莽中追將囊家歹貪收金帛因得逸復收散卒冬十月入汀復出會昌入安遠趨循戊寅春二月屯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遣使訪問御舟所在夏六月御舟泊匡山天祥移軍船澳八月至加少保進爵信國公冬十月屯潮州潮陽十二月東省元帥張宏範舟師至移屯海豐是時備水道不虞陸路也趙孟深爲前鋒鄒鳳殿北騎二百兼程追襲二十日午至五坡嶺望見山上步卒四集叩之左右咸謂鄉人捕鹿也奄至中軍天祥被擒官屬士卒皆得脫于空

坑者至是俱遭執戮唯孟滌以先行十里得遁明年二月六日匡山師潰國亡送天祥如燕十月朔至燕械繫千戶所十一月二日以疾脫械初九日召詣樞密院長揖不跪丞相博羅命譯者問有何言天祥曰我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被擒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城郭土地付與別國復有逃者否天祥曰謂我曾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復去之邪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卽被拘執別有賊臣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圖去耳博羅曰德祐幼主非爾君耶棄嗣君別立二王豈是忠臣天祥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社稷計何謂不忠從懷愍而北者

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曰晉元帝宋高宗俱有來歷二王從何受命張平章曰二王逃徙其立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是度宗皇帝之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何謂不正啟位于德祐已去何謂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時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何謂無所受命博羅曰汝爲丞相若將二王同走方是忠臣天祥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曾當國也博羅曰汝立二王有何功勞天祥曰家國不幸喪亡立君以存宗廟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旣知不可爲何必爲天祥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用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爾今日天祥至此

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堂上怒令吏引去復入獄獄中集杜句
爲詩備載所歷皆忠憤淒激意壬午春自獄中寄書所親曰
吾終之時惟書一贊於衣帶間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
正天下軍敗國亡至爲囚擄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
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
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冬因狂人薛寶住妄書告變指
天祥爲內應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天祥長
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不可或以金搥搥其膝膝傷天祥堅
立不動乃降旨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
我當令汝中書省之任坐者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

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實負此心非所願也世祖云然則汝
何所願對曰願與之死足矣世祖猶不忍遽麾之退初九日
宰相奏曰天祥旣不歸附不若如其請賜之死可其奏是日
宣使以金鼓迎之詣市天祥聞之欣然曰吾事了矣左右去
其巾戴黃冠荷械出顏色揚揚不變時燕市觀者如堵宣使
遍諭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爲宰相不可故隨其願賜
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宣使問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語回奏
尙可免死天祥曰死則死爾尙何言天祥問市人孰爲東南
西北趨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聞者莫不嘆息流涕天
祥死後大風忽起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守衛者皆驚吉
州士人張宏道字毅夫號千載心與天祥善隨至燕負其顛

骨歸葬廬陵天祥少有大志明銳忠壯當世鮮儷其自贛勤王也繡其戰袍曰拚命文天祥崎嶇萬里歸羽行朝赤心益堅卒死臣節芳名壯概與宇宙同不朽云

王安節

常州守將

姚 嘗

常州知府

德祐乙亥春三月元兵攻破常州將軍王安節被擒不屈死之安節前守合州節使堅之子也夏四月督撫總統軍馬張世傑復常州留劉師勇守之卽家起姚嘗知府事公橋州第三子也常自十月八日被圍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師勇遁元兵憤其堅守屠之初元兵苦攻常不下城上語之曰若要得常州除是金山長歇後語也遂挾金山長老懇死妄言此

城乃龜形擊其首破矣至是併兵攻南城遂克之嘗死之諡忠毅

李 芾

湖南安撫知潭州

沈 安

劄級

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潭州下湖南安撫知潭州李芾死之潭爲荆湖重鎮殷實繁麗開慶兵難帥臣向士璧力戰堅守城迄全咸淳中襄圍急汪立信爲帥預憂之爲浚築排柵計湘人憚勞議其迂甲戌留夢炎以觀文殿學士來鎮元兵渡江明年乙亥春詔徵諸道兵入衛夏五月夢炎盡提戍兵且席捲府庫以行乃以芾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芾蜀人僑寓衡州嘗尹臨安有能名一日因置水桶防虞以油飾

外有請併油其內者芾嘆曰今日如何由得內賈似道方顯制弄權事多不從中後聞芾譏已大怒嗾言者論繫遂被重劾列之賊籍坐廢十年其門生曾淵子登朝祈似道得洗敘長江失守乃起芾爲湖南提刑是年五月拜命卽家建臺閱數月陞帥將赴鎮遣其長子君地南中以奉祭祀芾乃與親友別曰州無兵財城知難守然君命無避是行必不免惟一死與城俱亡衆疑芾久廢缺望謾爲是言十月三日右丞阿里海牙領重兵圍城連營環鎖城內僅存州兵守禦芾慷慨自厲軍民咸願死守元兵攻擊無虛日明年丙子春正月攻益急破其西北城芾嘗厚一劄級沈安一日呼使前曰吾力盡不能守矣將就死勿使吾身爲敵得其爲我掩瘞焉汝宜

先殺吾家眷而後殺我安惶恐不敢當芾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爲今日矣安悟挾刃入一家俱死芾就死縱火府治焚其屍安亦自殺湖南轉運判官鍾蜚英收文簿封府庫與都統制劉孝忠及帶御械吳思聰以城降制民或自屠其家或自縱火城內烟燄四起元兵且入死者數萬人爭門出走死于城外者又不勝計外十縣則先被屠掠枕骸蔽野十里無烟廣西經略安撫使李與調兵來救憚不敢進僅駐衡水間爲靜江捍蔽湖南提刑提舉哥亦就衡州置援潭局募兵又招茶陵桂陽劇盜數萬以救潭亦不敢進潭旣下羣盜潰散反大掠而歸是夏有白潭來者言城內蕩爲瓦礫惟運司及皮參政龍榮故宅僅存戍兵結茅以居其一隅則敗屋數區

而已潭受圍至陷凡三閱月

尹穀衡州守臣

尹岳秀穀之弟

尹穀字耕叟潭州人登科入仕乙亥歲差知衡州迺吏及門潭已受兵帥守李芾屈贊兵明年正月芾死城破穀取平安所受誥勅置庭中具衣冠望闕再拜謂其弟岳秀曰弟宜急走不可使尹氏無後吾受國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願得俱死于是全家四十餘口老幼環坐婢僕席地鎖其門縱火自焚死

趙淮江東運判

某氏淮之妾

趙淮潭州人席門蔭仕至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康元兵臨城突圍趨深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繫詣揚州城下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執歸建康殺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為某萬戶所得與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願與妾往萬戶即歸萬戶惻然如其言追至死所屍棄江濱妾命與夫推尸入水水猶淺不流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密佑都統制

密佑淮人起行伍為將嘗戍荆岳會湖南北陷諸州戍兵俱潰散佑與劉浚奔江西過撫州制使黃萬石招隸麾下不知

萬石久已爲遁降計矣乙亥十一月隆興受兵守臣劉槃屢請援萬石遣佑將兵二千以往戒勿戰二十五日進虜寨之壁奮猝遇元兵佑忠憤卽戰賊正酣矢貫其胸猶自拔矢以指按瘡呼軍士曰孩兒每正好用力殺賊而吾備裨將軍皆沒元帥宋都歹嘉其勇以良藥傅瘡使之降不肯命以千戶金牌叱不受曰請死遂囚于隆興久之察其終無降意遂斬於西華門外臨刑其子市北飯以進佑叱曰此豈是吾家底東西亟將去復市南飯以進飯訖臨刑

司馬夢求

沙市監鎮

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鎮十五里兩城相望中隔一水築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

爲舟車商旅之會恃水爲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磧皆露元兵陳磧上乘南風縱火內薄登城遂下守將程文亮降監鎮司馬夢求戰死温國文正公七世孫也後五日川江大漲沙市城腳皆沒已無及矣

李庭芝

淮東制置使

姜才

部將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應山又徙德安登淳祐進士權揚州尋知陝州襄帥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憂寓鎮江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薄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其榜日遣兵拒

戰德祐乙亥元丞相巴延既下沿江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道向金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一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議已定會連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至金山乃不候元約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侵晨掩擊時北兵輕視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終疎才破其城殺獲甚衆部下勸才保勝歸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誤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海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圍真州皆移營救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戰至晡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

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值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揚恃通泰爲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泰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懲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於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於福州間道召庭芝爲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煥代帥自與才將輕騎趨通泰謀泛海歸福州庭芝甫出城煥即以揚州降元兵亟追庭芝僅得入泰州重兵圍城知州孫泰臣開門降

庭芝及才被執俱不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衡才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口淮東諸郡皆降

徐道隆 浙西提刑

趙良淳 湖州知州

趙載孫 良淳之子

徐道隆字伯謙婺之武義人以父任入仕汪立信制置京湖奏請道隆爲參議官甲戌立信除刑部尙書道隆偕賓客十人去江陵明年趙孟傳制置淮西以道隆參其軍士復除浙西提刑元兵寢迫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爲有旨令道隆措置旣至取潰卒肆掠者竿其首於市牛監軍遁去時范文虎程鵬飛管景

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丞相巴延軍臨平阜亭山令道隆間道入援不敢輒留時水陸皆有北兵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卽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良淳唯倚道隆道隆旣去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良淳聞之與婦同縊于州治之碧蘭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追兵及道隆於江陵親從軍三百人與殊死戰船上食時矢竭船槳折一軍盡沒長子載孫由船後牕蹈水死道隆知不能脫還入船中端坐繩牀元兵去道隆衣掖至北舟有間一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降且羸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須其降而後與禁人毋得輒登船有頃兩兵掖道隆旋因得出船馬門持道隆者稍怠道

隆亟躍水中死北將猶令左右挽弓射水餘兵有脫入臨安者事聞十六日贈官賜諡厚卹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兩宮赴北不及矣

高應松

參政

高應松福州長樂人登開慶己未進士第由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歷羅田縣丞乙亥十一月入國門時獨松關已破十二月兼權禮部員外郎大都路總管明年丙子正月文天祥張世傑入衛時京城義兵踰十八萬欲巷戰死國丞相陳宜中守和議收在城兵人心皇皇宜中懼夜遁先是賈似道潰師魯港退駐揚州圖再舉殿帥韓震欲護駕遷幸然後議和宜中一反似道所爲斬震貶似道後元兵至城下倉卒請和

元丞相巴延首問韓震頭何在天祥贊宜中復議幸聞廣太皇不許故棄三宮而遁范文虎引元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留者九人如應松及正言陳春伯侍郎翁仲得大理卿郭珙皆三山人也二十日除應松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二月初二日賜在城文武官各二階旌其不遁也初六日除權工部侍郎九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未幾宰執吳堅賈餘慶宋鉉翁等俱赴北太皇命應松與劉叔子赴都堂視事時國事已去擁虛器耳三月十二日兩宮赴北應松扈從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卽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張珏

蜀帥

德祐乙亥夏荆湖諸郡俱降蜀之音問不復與東南通制置

使知重慶府張珏猶振厲自立招討梅應春以江安降珏遣兵收復擒應春至重慶府轡之元兵收取江安所部州郡俱降惟張起巖帥夔與珏共爲固守屹然雙城勢窮援絕屢以虎符招珏不從帳下將有勸其降者珏未果將遂畔夜開關納元兵珏率親兵巷戰不勝登舟欲下夔就巖至中途隨行將士利重賞且念妻子俱已陷重慶遂執珏獻終不肯降會應春之子朝燕訴前事復父仇珏遂遇害

吳楚才

大社令

吳應登

楚才子

吳楚才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世業儒乙亥冬十二月建昌降明年春正月楚才于其鄉嶺村糾聚丁壯稱義兵張榜

聲罪是時黃萬石猶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楚才遂繇邵武太守黎靖德請於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才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才不聽二月三日白嶺村率眾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城中出步騎三道蹙之楚才所部俱鄉農鎧甲不備又倉卒起義未經練習一見元兵輒噪冒北騎左右馳突其眾大奔尾襲數百十人奪其長梯鐵鈎等因進攻嶺村拒以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才宣議郎帶行大社令知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命楚才旣失利且乏援元人誘降其眾衆多解去楚才走光澤縣爲人所擒及其子應登以獻于建昌坐獄上司遺錄事婁南良訊之南良詰之曰

汝何爲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爲乃大錯爾
府錄受宋朝官爵今乃爲敵用還思身上綠衫何處得來我
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爲忠義所激欲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
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至六月末楚才宗人吳浚奉密旨爲
江南制置招討使起兵廣昌縣建昌遂斬楚才父子傳首諸
邑時益王登極于福州聞而哀之特贈五官爲朝奉郎卽邵
武建昌境上立廟贈額忠勇

王士敏 儒士

王士敏吉州太和人德祐乙亥江西諸郡旣降明年士敏
與鍼匠劉世超聚兵興復兵敗世超縊死嚼血書石云生爲
趙民死爲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士敏入獄書詩於裾云

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皆爲腥血染好收
吾骨首陽山竟死于獄中

陳文龍 樞密丞相

陳文龍字德剛興化軍人祖俊卿事孝宗爲名宰相開國于
魏諡正獻文龍有文章負氣節理宗朝爲太學生名子龍咸
淳戊辰度宗初試進士對策稱旨擢第一御筆改今名授宣
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踐歷館閣爲監察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龍在臺抗疏力爭
辭旨剴切似道不得已爲罷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而左
遷文龍大理少卿出知撫州似道怒未釋風言者劾之罷歸
里似道敗召文龍爲左史以至執政甫五月丐歸丙子五月

行朝召拜樞密使秋九月拜閩廣宣撫使鎮興化軍平石手
之亂冬十一月降將王世傑引元兵攻閩端宗航海福州守
臣王剛中降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縱其副以還復書世傑
剛中責以負國且自署曰理宗學生度宗狀元德祐樞密景
炎宰相元兵進攻文龍遣其將設伏捷於囊山寺前帥大怒
合兵水陸並進先執其媼家許自使致書誘降文龍復焚書
斬使鐵騎四合圍城文龍拒之戰不克城陷被執逼其降不
屈咸凌挫之文龍自指曰滿腹子節義文章汝曹還忍相逼
耶衆皆義之乃執以如燕在道數辱罵送騎行至臨安而卒
文龍既死義繫其母於福州之尼寺臥病無醫藥左右或感
泣母曰吾今死無憾矣但恨不一見吾兒當與之共訴于地

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產佳兒爲之斂葬焉

與
方

洪瑞安守臣

丙子春秀王與擇爲兩浙閩廣察訪使一日至福州五日益
王登極而帝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
諫正遂犯忌嫉諸將憚之未幾元兵逼浙東乃命與擇出瑞
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擇有更生之忠曹王臯
之才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冬十月瑞安被圍
城中危急與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元兵與擇
洪率衆巷戰兵敗被執參政董文炳伏而問之曰汝爲秀王
也耶今能降乎與擇叱之曰我國近親恨不殺汝以報陛下

今力屈而死分也尙何問焉遂殺之洪亦伏尸而死洪蒲田人也

朱浚儒士

朱浚字深原建寧府人酷嗜墨刻人號之曰朱古碑元兵至其家浚曰豈有朱晦庵孫而失節者哉遂自縊死時江西帥府遣使入閩說降

劉全子監丞

林同福州處士

林孺人全子之妻同之妹

德祐乙亥泉福旣降明年春御舟航海命將收復圍泉州未下福州興化劍郡復歸前監丞劉全子家福清糾合義兵卽

故直寶章閣林瑑舊宅置局曰忠義招募卒伍以全子爲福建招撫使冬元兵至諸郡復失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大敗元兵至城下全子逸去有林同者字子真瑑之孫寒齋高士公遇之嗣也號空齋處士孝謹廉謙而深於詩以世澤受官弁不仕有父風焉全子旣建局于其家敵至衆勸其少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爲忠義士死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而被執同乃大罵不屈而死全子轉匿親故家丁丑歲元有司捕之急株連被禍者甚衆全子知不免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氏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曰我林家與劉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

而死者乎我與我兄一忠義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
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徐應鑣 太學生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德祐乙亥兩宮赴北瀛國公暨大學
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
宋社稷為墟應鑣誓不與諸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
永無數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醉臥乃與子女入梯雲樓
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寢聞火聲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
立如塑像走報諸僕得不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翌日得其
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面色如生

馬 塹 廣西經略

賀文振 裨將

馬塹關西巖昌人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塹死守
不降城破被執斬之既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
之同死

馬 發 潮州守臣

藍 某 惠州通判

劉得遇 廣西提刑

潮州破守臣馬發死之惠州破通判藍某不降戰死劉得遇
蜀人號肯堂任廣西提刑知靜江府城陷死之
美人朱氏

美人從全太后赴燕有悅其色者欲娶之使人喻旨明日寢門不啓發視之美人已自殺有幅紙書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猶在今事至此豈復自辱欲全節以見度宗於地下美人有一侍婢亦自縊于其側

陸秀夫 丞相

張世傑 樞密

蘇劉義 殿帥

張達 都統

蘇景瞻 尙書

厓山在廣州新會蓋廣之海門也東通廣州僅容輕舫南入于海猶二百里水勢如牛角然殊非地利而張世傑乃奉御

舟自礪州駐此識者惑之祥興戊寅冬十一月制置凌震小捷于廣州城下世傑喜曰北無能爲人夏且復走矣乃不嚴備而於厓山東崖立草屋曰行宮月朔則行朝會之禮從官亦各結草屋以便起居及周文英自漳州來乃知別有北舟水陸並進世傑驚議守禦有告者曰北舟旦夕至若塞海口我不能進退矣請乘其未至移我舟以塞之戰而勝固幸不勝猶可西走也世傑以士卒航海久多有離心恐一動則星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是了今須與一決勝負爾乃悉焚草市以巨艦千艘結爲水寨船尾皆外向上設戰棚爲死守計衆皆危之無敢諫者明年己卯正月二日浙東帥張宏範舟師發潮陽直趨厓山二十日江西帥李恒發廣州牽哨船會

師世傑不塞山門護水寨乃縱北舟入逼寨十六日北師大集蔽塞江西世傑乃調輕舟出戰猶能牽取數舟宏範所部俱海艘無哨船可以趨利故世傑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衆議恐恒以廣州舟至則樵汲絕矣世傑乃遣文英將步兵王道夫將蟹船迎擊又促凌震入衛已而文英遁入新州道夫與恒遇不戰而遁震亦不至二十三日恒至厓山以哨船阻輕舟樵汲路絕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舟中糧猶可支半年二帥屢遣使諭降世傑輒以厚禮其使唯請退屯廣東一道以奉趙氏宗廟軍中聞者歔歔二帥令盡取舳艫與南船對壘卽北岸立砲且縛船載火南舟張布幙以當砲石縛長竿於船尾以當火船二月初二日夜都統張

達領快船出攻北之哨船敗亡失甚衆初四日定議進攻初五日三面進逼水寨初六日晨炊蓐食恒乘早潮退帥北面海船進攻酣戰至午殺傷相當恒以船深入千戶林茂躍登南船千戶曾勝百戶解清繼之攻西北角上衆大潰俄而晚潮至恒舟不能駐僅奪數舟而還宏範乘潮生帥南面海船進攻世傑摘北面守兵策應士衆傷殘俱無鬪志恒復麾北面海船夾攻呼聲動天地水寨表裏受敵會有仆其檣竿之旗者諸船風靡檣旗俱仆世傑知事去卽抽精銳入中軍自衛諸船奔潰招撫翟國秀團練使劉浚解甲降貴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數萬人北舟進擊中軍戰至晡海霧四昏咫尺不辨風雨大作海勢退世傑與殿帥少保蘇劉義都

統張達尙書蘇景瞻等十九舟斫斷碇石乘風水之勢決圍東走帝舟重大駐內水爲外舟壅隔不得動丞相陸秀夫先沈妻子于水乃奏幼主死社稷以金璽繫主腰秀夫抱赴水死之宮人牽衣胥溺者十數輩二帥止謂世傑必奉幼主南奔恒率海舟追逐弘範畱部分降附訊降人始知祥興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將士所掠皆歸弘範尋于軍中得金璽訊之卒云于小兒浮屍上得之不識爲璽也懼爲人所知棄其屍矣與降人言合恒追世傑至高州界不及世傑後二舟來降恒班師於厓山刻石紀功而還世傑等南奔不能達占城于是回船沿海收散卒承宣使周文英等皆會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颶風舟遂覆世傑溺焉蘇劉義本呂氏之州降宋亡

謝枋得

江東制置使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左目重瞳腦若伏犀口可容拳髯踈而長身不滿五尺幼覽羣書五行俱下終身記憶及長雋偉有大志好直言以名節自任洞究治體爲文章有奇氣單詞片語識者傳誦嘉熙戊午年十三領鄉薦寶祐乙卯再薦丙辰廷對以治道策士枋得直以丞相丁大全爲考官官佳之欲俾魁天下頗忤上意臚傳出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以言不用遂掛冠賦詩曰玉皇殿下卸恩袍羞見冥鴻

惜羽毛天地有心扶社稷朝廷無意得英豪早知骨鯁嬰時
恙何似山林遁跡高次第秋風到蘭菊歸家痛飲讀離騷扁
讀書堂曰疊山取重良時止之義學者尊稱曰疊山先生明
年丁巳試中教官科除建寧府學教授以大全柄國不赴開
慶已未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又不赴景定辛酉以選爲寧國
府考試官發策尤精愜有江東十問行于世似道怒諷言者
劾之貶興國軍咸淳丁卯放還除史館不赴元兵渡江似道
仍改合入官差主管官誥院不拜江州降枋得與呂師夔有
舊乃上封事大略謂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
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
乎設遇文煥以前語責之不知其何辭以對師夔非有異志

似道以爲刑部尙書參贊軍事欲召赴軍前殺之不得已爲
偷生保家計爾師夔心欲歸朝不能而以告之謝章章不敢
言而以告臣臣請下詔赦師夔之罪分沿邊諸路之屯命之
爲鎮撫使而遣使赴北通和庶可紓難乎言者劾其狂妄罷
其官未幾除江東提刑捍禦饒信卽安仁縣置司招集潰軍
張忠孝隸麾下俄兼江西招諭使是年冬十二月也師夔檄
信州取衣糧枋得榜云信州米畱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信
州絹畱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平生朋友遂爾睽離一旦相
逢惟有廝殺師夔怒明年京浙下枋得寓弋陽北使王世英
蕭郁誘降信州知州鄭疇降遣人爲枋得索提刑司印枋得
避于信之雲礫嶺景炎帝立以枋得爲江東制置使卽弋陽

起義兵七月二十二日攻鉛山縣破其隘俄而前軍潰枋得
以兵付江東招諭使傅卓隱于江閩之境王世英蕭郁以枋
得不降遣兵襲之執其妻李氏子熙之定之二弟三姪及一
女二婢枋得竄入閩隱建陽自以國亡痛苦麻衣草履終身
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詰兄所在不答唯請死殺之囚
其妻子至建康繫宣慰司獄李氏丰姿冲麗以善詞翰聞宣
慰使廉下默實海雅欲昏之李氏佯許諾始緩其獄將昏之
前夕獄吏戒李氏李氏同女洎婢俱縊主者懼上其二子于
行省猶文以不降將盡殺之適左丞崔某自北還獄具崔見
二子皆荷校曰若非謝提刑子耶命賦詩立就崔曰其父以
忠遜孺子何罪釋之授省都鎮撫陳某陳命諸子從熙之學

凡六年資其歸遂偕弟往閩省父枋得命熙之歸養祖母定
之畱侍日以賣履爲生久之碩人訃至夜間道歸治喪葬畢
復隱閩丙子歲行臺侍御史程文海薦江南賢才三十二人
以枋得爲首特旨喚至誠無爲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
任謝枋得故相畱夢炎爲吏部尙書貽書促行枋得復書云
吾母年九十五死殯淺土妻女爨婢以僕連累死囹圄者四
人弟姪死國者五人遊魂難招往痛莫贖伏聞太母在此上
仙久矣惟北嚮長號不能寄一帛書如任元受故事或不能
匍匐一灑麥飯孤臣何面目應聘耶且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
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爲也辭嚴氣直累千百言夢炎讀之

汗下復以書辭程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
死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三十而入仕
五十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
不可言孝惟黽勉送死或可以贖過執事將隆旨以禮聘召
孰不興起稽古之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至其門所
以教天下之孝也未有昌喪匿服而可以應聘召者遂不赴
明年近臣同法師林樵谷春詣江淮搜賢仍以枋得稱首枋
得抗顏謝之又明年行省丞忙古臺奉旨驛召親臨訪問執
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
有周武下有夷齊今存一謝枋得聽其食西山之薇又何損
于國家枋得母喪未葬姓名不祥不敢赴召丞相義之未幾

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宣召復謝之迺深隱于建陽之后山堂
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參政魏天祐齋特旨宣喚不覩
面皮正當底人謝枋得就交魏天祐上大都來的時分就省
裏索氣力一同將帶來者行省委官泊建寧路官建陽縣官
至馬鋪遣縣尉張某馳至后山堂物色枋得告以故復以母
喪辭弗獲翌日強登舟至路遇崇真道院賦詩別友云雪中
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
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
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遂卻粒不食七日館伴者強進膳九月
二十日又不食而神氣清爽時絕粒九日矣十月十二日賦
詩云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年月忍飢渴

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
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宴會多鳳簫龍笛
鳴瑤瑟安得神靈羽翼生騎雲直上寥天一長子熙之自信
來省枋得曰大丈夫無兒女情拒弗見門人惠寒衣弗受十
八日啓行十二月十日抵龍興左丞呂師夔夙相厚遺寒衣
一襲力卻之有身不絲綿二十年后山東殺分宜然之句二
月十四日至采石賦詩絕粒日啖五棗至元三十六年己丑
四月五日至京問太后殯所泊德祐主所在各嚮其方慟哭
再拜館伴者曰此是文丞相斫頭處以脇之枋得曰當年集
英殿下賜進士第幸同榜今復得從吾同年遊地下豈非幸
耶越四日遷憫忠寺壁間見曹娥碑灑淚讀之曰汝小女子
且能死吾豈不汝若哉是夕卒呂師夔適在京爲具衣衾棺
槨殯之關明門外九月門人李思衍使交趾回與尙書謝曰
元捐助俾定之負其骨歸葬

九國志

附拾遺

九國志總目

卷一

吳臣傳二十二首

卷二

吳臣傳十八首

卷三

吳臣傳四首

卷四

南唐臣傳一首

卷五

吳越臣傳五首

卷六

前蜀臣傳十八首

卷七

後蜀臣傳二十七首

卷八

東漢臣傳五首

卷九

南漢臣傳八首

卷十

閩臣傳八首

卷十一

楚臣傳十九首

卷十二

北楚臣傳一首

按宋史路振傳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化中以卮言日出賦擢甲科真宗時知制誥嘗採五代僭偽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未成而卒王應麟云書凡四十九卷其孫綸增入荆南高氏于治平元年六月辛酉上之詔付史館實十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末二卷為北楚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宋藝文志及馬端臨經籍考總題為路振九國志五十一卷俱不及其孫蓋綸

雖經增輯而當時所傳播者則唐英補撰也書仍路氏之舊故不改舊名其書向無刊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邵二雲太史摘錄散篇欲為編輯因闕軼過半不果成乙未冬二雲南旋留稿于孔荏谷農部處今年夏荏谷出底本屬予編次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因為分國類敘得列傳一百三十六首釐為十二卷並補世家目於卷首且於目下略注始末以便檢閱吉光片羽當亦嗜古者所同珍也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香周夢棠識于宣武門內貝璽衙衛之因居是日立春

九國志卷一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宋路振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吳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世家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愨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啓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去農王天復二年進爵吳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謚曰武忠武義初改謚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為張顛徐溫所弒年二十三謚曰威武義初改謚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

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源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即位十六年建吳國改唐

睿帝

名溥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昇

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諡曰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

年祚三

列傳

袁襲 劉威 陶雅 李神福 臺濠

張訓 李遇 劉金 秦裴 馬珣

劉存 李簡 柴再用 陳璋 侯纘

朱景 張崇 王綰 王稔 李厚

陳知新 李虔裕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淵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于行密曰高駢倦于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于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于城下眾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于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眾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眾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

肥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平宣州獲趙鏗留與其弟同館鏗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鏗時襲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頁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爲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頴陶雅俱爲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賓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于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頴屢爲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衆寡勢殊難與爭

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

卒于鎮年五十八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陶雅

雅字國華合肥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
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
行密肥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隨有功從爽鎮河
陽還補廬州衝山指揮使行密據合肥遣雅平鄉盜秦定過
修已等遷八營主將光啓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于柳子山
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盜許勅潛兵夜至
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錕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
軍于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頴攻歙州
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款于行密以宣州副使魯卽往

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爲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
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頴曰苟得池陽陶牧爲守州
人孰不承命頴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
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爲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頴以宣
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濠伐之頴出戰橋陷墮馬爲帳下小卒
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
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爲滁州刺史婺源屬邑武恃險未
嘗謁雅及頴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
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
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陸州歸款吳越遣萬衆攻
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仲不應

乃下令曰明日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果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殷阜上書寢之遂遙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于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褰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椎刀傷手及爲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兄弟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疏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助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于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渡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于神福對曰此羣盜爲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刃爲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問道以入旣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啓二年壽州張勣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于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爲黃頭軍遷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

涇縣王賞太平稻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漂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于我當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銳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頽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爲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傳叛遣何壤來寇神福迎擊于青牛山大破之遂

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僞北走伏軍發前返來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于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瀟口分焚樹僞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勅率步騎萬餘屯瀟口又令荆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

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泃果敗溺水死勅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頴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袖之揚言曰鄂州尙未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遠聞順流而下頴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于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于江都卒年五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臺濛

濛廬州合肥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肥始來歸從征秦

畢趙鏗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爲孫儒敗于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眾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餽糧終儒之世軍無飢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响山以濛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頴所譖降爲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頴叛于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頴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頴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頴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卽翻

陣以往軍士皆笑其怯濛曰顏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翼日果
遇陣于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顏將校皆下馬拜
受因其擾亂濛麾眾擊之顏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
顏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為外兵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
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于治所年五十卷一
萬八
千一百三十
四第九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要帶十圍中和三年歸
行密于合肥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川克其
城從田頵擊張勣于楮城入擊趙錕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
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于黃池

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
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燎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飢民行密令
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將所殺城中大囂訓整師以出眾乃
定孫儒之起也毘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言據
毘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言倉卒出迎訓于馬上手刃殺之
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于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
為最景福九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毘陵行密顧左右曰毘
陵大城也訓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温州刺史乾寧二年
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場戍守皆潰盡焚其儲
積訓歸路出東海為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
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為前鋒會朱瑾

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師古軍以功授淮海遊奕使天復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爲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于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宴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于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曾渡毘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李遇

遇合肥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啓中禦梁軍于慎縣遇單騎接

槩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舉趙鏗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毘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爲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宣王遣典客何夔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夔以徇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爲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爲縣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首李章保曲谿章死
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
焉文德初從攻趙鏗于陵陽明年金度鏗必遁思以計擒之
因僞與鏗通好約爲外應鏗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卧
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
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婿也鏗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
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
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
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
度使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第一頁

秦 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涉獵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黃鷹地下
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肥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
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揚子縣有虎入縣郭裴
親殺以獻行密召裴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獨能制也行密
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
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三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
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
將聚觀全武曾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
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
及出土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
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

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沂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頵衆于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爲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旣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旣擒

楚方傳于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睥眦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爲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潞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馬 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于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鎬鄒軍畢師鐸于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為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四年梁將朱友恭圍翟章于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咸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于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與諸軍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

飲宴于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卧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宅第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劉 存

存陳州人少拳勇從行密起合肥破秦畢趙鏗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為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翼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止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

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預破葛從周于泚河
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
田頴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沂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
機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俱多四年復攻
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爲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憩于高岡
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
屹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略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
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會固
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于
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四年率
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爲潭人所敗執存以歸

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
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
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千一百三十
四第頁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鏗選武幹之
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鏗爲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給
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
行密將逆戰會夜屯于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
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拔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
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手搴重擊口銜大刀先渡踰壘

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
為死友彼反。原脫此二字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

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書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
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軍中朱延壽辟為衝將因遷壽
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于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
子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雷眾人皆伏匿再用當
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
震屋楹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
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于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
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為賞再用乘闕而拜曰此
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

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三千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滬襲
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州
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伍拾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稍
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于僧為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糜
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
引潭將許貞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
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息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
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
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于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
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加中書令卒年七
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

厨廩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狀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陳璋

璋潁川人少橫壯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于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寶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偽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為援頵將樹柵于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闖觀之大懼出金綵十輩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頵為賞璋應募選驍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

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于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于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洲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邏越師大集團之數重璋獨射施工心目皆應茲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鱸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

苑玫荆人潭人會于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楫待令下當行必此宿車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棚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璘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璘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侯 纘

纘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于曹濮纘從之時年十六巢陷

京師纘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纘爲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兖州纘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兖州纘爲爪牙梁祖攻兖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于徐州兖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兖鄆戰于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纘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兖州叛瑾無所歸與瑾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瑾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師古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于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

寒戰士皆飲冰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墜戈值足鬪志未決
瑾與纘率五千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榭而馳囂聲雷沸
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師古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
西行破葛從周于壽陽沉其卒萬餘人于淝河梁人大震纘
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于青州破
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纘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于黃天蕩
從徐溫却王景仁于壽陽逐劉崇景于袁州朱瑾救徐州之
圍及攻潁州纘皆與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十九頁

朱景

景易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略爲邑中所服行密得淮

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爲遠近
所畏故以委之且俟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伎
者百餘人撫禦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伎彊力無
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公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
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
景率其徒戰于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
去康懷貞之至復爲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
表識之景易置于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
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後破李進金何駢步騎數
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于任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十九頁

張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伉勇隸軍籍光啓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錕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濠敗越兵于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遷還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中封清河郡王卒于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肥人畏之嘗入覲議者盛言不返鄜市少年皆將願

相慶崇歸聞之因斂將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奏才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崇往視之巫女潛洩異香以爲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置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爲橫耳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啓中始從行密破趙鏗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二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于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副使兼沂密交鄆諸州副使與臺濠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卧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旣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于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俱至師旣退爲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

濠爲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爲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爲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步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

南將許貞率衆來援貞單騎來鬪稔獨援長槩逐走之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温破寇于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稔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尙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閱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戰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肆開必饋以束脩有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李厚

厚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爲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尙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爲制遣

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濠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于金陵年六十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部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三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四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

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真為已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李虔裕

虔裕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為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眾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為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嶮虔裕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裕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裕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裕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且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

窮獨恐終不能自存當嫁我于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沒豈無神遂棄我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九國志卷一終

九國志卷二

吳

列傳

劉信 馮宏鐸 賈鐸 危全諷 譚全播

李濤 鍾泰章 朱瑾 米志誠 翟虔

張可琮 鄭璠 楊彪 陳祐 劉權

崔太初 陳彥謙 高澧

劉信

信字興遠兖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勅軍中
勅敗自滁州奔于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
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殺賊

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
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
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
濠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瘡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
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
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于上
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爲盜南
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
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
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
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于南康請公駐吉

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
信爲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
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
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
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卽返
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讒于溫言其逗撓固縱全播至
是信自獻捷于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
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卽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閩王
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
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
因指牙旗銀首舉卮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

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用親吏吉况輩聚斂以資置積廳事
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温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
軍温卒又傾心事知語復歸鎮明年卒于治平元年七十信將
上章請立廟于洪州許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十一頁

馮宏鐸

宏鐸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加因與其徒亡
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
宏鐸繼其位聚水軍于金陵樓艦之盛聞于天下大順元年
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
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頔在宣州嘗欲窺伺宏鐸
界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警忽負抱嬰兒

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
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逆章實欲襲頔
頔自帥舟師與戰于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
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
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
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
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
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
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鬪于樹行密命射
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

十四第
十四頁

賈鐸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于上蔡遇亂爲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行數日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蕪春破其城推敬章爲帥鐸爲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奔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被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

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于治所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一頁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人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卽其居爲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爲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稱名號

官軍屢敗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卽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郡署及存郭焚蕩略盡乃悉心爲理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强尤驕傲不遜遂爲勅赦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得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于民烟焰漸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脩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爲留後全諷曰聽鍾卽曰年爲

節度吾當爲之旣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下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將可當下將爾盍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爲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郡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于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錕遣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于邗溝之西因以

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敘錄全諷敬
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館署皆其遺
構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第三頁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
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
盧公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
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
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
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
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果敗奔還

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斬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睦圍潮
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
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大懼全播曰吾
詣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
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于是治戰場于城內告戰期于
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
甲萬餘伏于隍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
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
稠議功全播泛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
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
之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

延昌于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
不出後球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
李彥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彥圖疑之與議
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
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彥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
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
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
尉開通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
大衆填其城壕全播令人潛為地道運其土壕深如故信以
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剋遣使說之令款服全播請
從溫間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

命回兵攻剋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
于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
黎頭出李子始開花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稠有
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彥圖繼之全播方盛柳
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真數之若是乎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第四頁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
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啓三年秦彥囚高駢濤從行密義
舉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
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奚

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
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
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旣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
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
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
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羲顥
獨默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
攻越臨安濤敗陷于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
授右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太和四年
卒年七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三第十四頁

鍾泰章

泰章字憲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
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
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
祐五年張顥弑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
謀非泰章不可除顥泰章知之因選士三千人夜集軍舍椎
牛羶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泰章
曰斯事一言旣出寧可中輟耶明日泰章與姚克瞻殺顥于
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
衆夜歸越人襲之泰章以二百人散樹旗于菰蒲間越兵退
去絕糧三日泰章壯氣無衰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
骨言爭握槩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

也明日加泰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泰章者泰章請金陵自
理温逆謂之曰前事理已改授公光州矣泰章遂之任未
幾遷壽州團練使會疆吏告泰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
霍邛爲名注代泰章泰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
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泰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
人匿避泰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于治所年六十二卷一
萬八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啓元年汶
陽曹全昱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爲留後瑾之季
弟俱爲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于瑾瑾伏兵仗假稱聘

禮改服甲士詐爲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
膚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
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
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爲犄角
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于瑾
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
之瑾軍大敗于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
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
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于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
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
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

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款于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旣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立馬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于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于野梁將龐師古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迫乃渡淮歸于行密行密迎之于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擇甲第遺財帛鉅萬

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師古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師古意輕吳師貪恣其不顧瑾請假梁人旗率騎前濟突入師古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師古斬之乘勝攻淝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涓登樓發武庫兵爲亂陳于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涓將開

國知訓患瑾位加于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出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踏于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于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紲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訶于渭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

其族時年五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便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于行密龐師古寇青口葛從周塞泔河志誠俱爲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頽叛于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頽于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爲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于梁谿後又破王茂章于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于袁州敗袁人于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爲金圈箬爲甌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

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于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翟虔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于廣陵及徐溫典右衙以虔爲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傳導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擊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闕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

襲瑾爲名虔乘圍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爲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爲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于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于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于宛陵先登陷城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毘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

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聞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于是息燈火屏旗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爲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于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卽以爲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

第十四頁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于潤州洎城陷中十餘瘡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州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越人戰虜其次將陳綰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于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攻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

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
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太和
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卷一
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第十八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侗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
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
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眾我寡未欲輕動乃守其要津
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勅
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
擢授江陰鎮邊使徐知誥鎮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

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遇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
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眾明日又戰
自旦及辰未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
軍副使與郭悰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悰猛而少機警
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卷一萬八千一
百三十四第十一
頁九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于合肥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
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密修貢于
天子祐應募而行達于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從攻滁濠壽
等州下重甲先登戈傷弓墜而復上敗龐師古葛從周朱友

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朱思勅范思從陳璠以兵戍之璠等皆渥之心腹也張顥忌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且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十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

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捷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于地從者負之息于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尙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宰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太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于任年六十五

百三十四
第十九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于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頔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頔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爲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蓄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開國以權侍衛勤肅

授左衙列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爲
毘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
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訓爲帥而軍政皆委
朱瑾梁將袁象先率步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皆昏黑知梁
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綿袍而至瑾問曰爾何
職曰行營都虞候瑾曰是職也動必爲諸軍先今氛興西北
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尙爲此服且軍禮何在叱
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
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爲變權出師
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丹陽遷左右軍都押衙事武
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于沙山洛社

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卷一

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第四百二十二頁

崔太初

太初雄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
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募行密見偉之召居帳下歷壽州衙
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
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
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
馬權知壽州團練使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爲多謀彊
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
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

竄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于君慎
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
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寧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
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
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
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
太初着烏帽草履徒步至場山爲知訓馭馬五十餘里知訓
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
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
也。案六帖十
二引作耳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
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大

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五頁三百

陳彥謙

彥謙毘陵人少負壯節有剽竊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爲
潤州司馬以幹局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爲寄彥謙亦坦然
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于彥謙對曰金
陵昔爲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于彼其誰不往溫從
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
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召謂之曰蛇豕
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卽位隴蜀建號
彥謙勸溫諷渭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
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然致此盈衍公之

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温疾吳越兵
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彦謙卽引旗鼓詭遷于左其攻稍息
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賂遺温悉
令納之病温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卽以
嫡嗣爲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二頁

高 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彥湖州刺史澧爲錢鏐
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
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
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旦醉
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于旁

而以酒虐寬寬爲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
其鋌橫之于膝乃慢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欲寬乃引鋌
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卧不能起寬乃下樓
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爲朱瑾所殺徐温
遷怒誅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二頁

九國志卷三

吳

列傳

田頽 安仁義 朱延壽 徐温

田頽

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成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肥上頽首為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勳遣將魏虔率眾來寇行密使崔自審敗復命頽往大破虔眾于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于維揚頽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鎰于宛陵明年夏鎰糧盡舟出東溪乘暴流以逸將奔淮南

鐙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顏
疑鐙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鐙奔不暇爲顏親執以
獻奏授顏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
攻杜稜于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顏
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于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
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顏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營多墊溺
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顏率敢死士
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顏
與劉威大爲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
規言于行密曰疆敵匝壘不用田顏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
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顏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

行密歸淮海表顏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
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
櫓自將介守上元顏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
公每一舟必遠求楸楠旣成數十年爲用餘木性不禁水非
久必敗顏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年爾
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于曷山宏鐸大敗舉
族奔淮海時以上元地歸行密顏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路
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顏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
吾下獄哉顏方求池歛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顏意望素高
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
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顏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

驚驍果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游臨
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頽爲應鏐得舟夜從
水路入保子城時頽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求哀行密行密
亦以頽若得志杭越爲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頽
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傳權爲質頽始旋軍自是財富
兵盛復以取杭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
決三年秋頽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
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頽果疑儒私納款遂
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頽反行密急召神福旋
師頽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于承鼎遣諭意云苟見機
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櫓踵其後神

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于吉陽磯頽
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爲堅柵是時行
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頽復委舟師于汪建王壇
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聞
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于行密十二月頽出外州柵疾戰橋
陷馬墜爲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頽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
頽與行密微時約爲兄弟渥涓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頽善撫
將卒通商惠民復疏財愛樂文士時遊其門者楊夔康駢夏
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頽以兵賦自恃將
謀爲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頽終不顧以至于敗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于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啓三年擢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頽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鐔于曷山與頽攻杜稜于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師古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于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于宛陵時儒亦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符遇愈至辟爲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頽背城晨戰

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蓄性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爲相爲悲嘆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頽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于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于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自度

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乃呼李德誠謂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于廣陵市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六頁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征維揚授延壽以扞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賞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款遣延壽援之徇地斬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

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蕲光二州以功遷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于淝河敗之自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賫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頔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于色卽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旆旣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

用兵有鈐略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返者無不盡戮之嘗與
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
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疏財每得賞賜
皆分資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于環衛復其官爵

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徐温

温字敦美東海响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爲事中和
二年行密起合肥遂隸帳下爲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
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彦虜趙鏗敗孫儒温皆有功奏授衙內
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
馬使檢校工部尙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

議以戰艦運糧温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旣變葭
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舟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
士卒甚飢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
討安仁義于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温率兵援之温至
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温
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
温歸陰爲之備旣殺延壽營中果亂温奮擊大呼斬其首惡
者部分遂定旣誅三叛以功授尙書右僕射廬州長史隨授
右衙都指揮使天祚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温謂
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
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

行密問後于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既嗣位憤大臣專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弑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弑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款于梁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泰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于第以防不克是日泰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于是聞者莫不感激涕泣位遷溫昇州刺史淮

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位重溫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觀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于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京口毘陵宣城新池陽六郡爲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

所殺以長子知誥爲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
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
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元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
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于無錫大敗越軍越人
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
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紛紛民甚困矣錢公亦
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
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
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歸之于是越人請
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于朝五年封溫東海王
賜車輅徽冕七年十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

武

卷一萬八千一百
三十四第一頁





